晓暴-怪物 请大家支持正版 到淘宝店铺:暴攻保健食堂 购买此文

作者晓暴微信公众号 大号:清新总攻暴 小号:弃车从良的清新暴 扫二维码,即可关注 内含各种长篇短篇精彩完结文

大号二维码↓

小号二维码↓





Chapter • 1

"你愿意为我杀人。"手机的屏幕上出现这样一串文字,隋溪认为对方少打了一个吗和问号,因为她认为对方不能以陈述句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她笑了笑,没有回答,打算把手机放下,这时候,对方又发来一条消息。

"我爱你。"简单的三个字,适合情侣,适合家人,却绝对不适合两个才刚刚在论淡认识3个月,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网友。隋溪看着那个名为怪物的ID,发了一串省略号过去。或许是觉得自己太无趣,对方的头像转为黑色,不再说话。

隋溪切到论坛的首页,看着论坛发布的一些新闻,其中一条引起了隋溪的注意。加海市最近发生一起杀人案件,还是极为恶劣的分尸案。 受害者是年龄在18到24岁左右的女性,尚未鉴别出确切年龄,这个年纪正是女孩最好的年龄,却被凶手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将其杀害。 根据报导和小道消息,被害者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被分尸,她们身体内残存了细微的麻药,却绝对不足以屏蔽被分尸的剧痛。尸体的切割面极为漂亮,刀法精湛,凶手会先把她们的长发连带头皮一同切去,将脸皮和五官摘下,随后将尸体的外层皮剥掉,再把身体内部的器官一个个摘除,洗净。

没人知道凶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只是对方每一次丢弃尸体,都会将尸体重新拼合成一个如同活人般的人,重新送回到被害者的家中,亦或者是她的学校里。被害者就是在学校的图书馆被发现,她的寝室同学看到失联一周的她快速跑过去叫她,却发现在自己面前的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具凉透的尸体。

凶手杀人习惯特别,他喜欢在雪天作案,冬季就是他作案的高发期。他上一次作案是三年前,不论手法还是时间,都和现在十分吻合。

凶手对美有着近乎偏执的自我意识和认可,即 便是尸体也会涂上极为细致的妆容,且化妆品 的价格不菲。

警方将他取名为, 艺术家。

隋溪放下手机,默默退出这个名为安乐死的论坛。她抬起头发现自己在教室里坐了许久,不少后来的同学对自己指指点点,偶尔有人的声音太大,落入自己的耳中,听着他们口中的杀人犯,变态,隋溪懒得说什么。她微微勾起嘴角,涂着红色口红的双唇衬着她白皙的脸,笑起来的时候非常鬼魅。这一笑让那些人闭了嘴,而她,安静的坐在原处,重新打开安乐死的论坛,找到那个叫怪物的人。

"我想和你见面聊聊,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她发了消息过去,消息却石沉大海,许久没有 人回应,觉得自己这样有些无聊,隋溪想把消 息撤回,却发现自己等待回复的时间已经超过 3分钟,提示自己,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下课之后,隋溪没什么心情留在食堂吃饭,她的饭卡昨天被人拿走了,这种无聊的事就像是小学偷走别人的作业本一样无聊。她站在镜子前补妆,妖媚的凤眼闪烁着她自己都察觉不到的阴翳,她把口红重新涂好,随后踩着高跟鞋走出学校。这时候,手机传来震动,怪物上线,看到自己的消息,给了回复。

"抱歉,我刚刚在忙,我是女人,但并不妨碍我想见你。杀人凶手,你愿意见我吗?"怪物表达了对见面的期望,杀人凶手就是隋溪的ID,她想了想,回复一个好字。紧接着,见面地点和时间被怪物发过来。那一串字很长,想必是她提前打好的,只要自己答应就会立刻发给自己。

看着约定时间和地点,隋溪打了一个OK,随后

就直接朝着对方所说的咖啡厅走去。咖啡厅距 离自己的学校并不远,走过去只需要20分钟而 己。隋溪慢悠悠的走到约定的咖啡馆,而距离 她们约定的时间还有10分钟,她坐到咖啡馆靠 窗的位置,随意点了一杯咖啡。她低头看着手 机,随着约定时间到达,从咖啡馆的后屋走出 来一个女人,将自己点的咖啡放在桌上。

女人看上去大概170左右,比自己要矮几厘米,她穿着素色的碎花白裙,外面套着米白色的开衫毛衣,脚上踩着一双白色的高跟鞋。她的头发柔顺的散着,留在两边的刘海露出白皙的整张脸。那是一张十分温柔的脸,淡淡的妆容,令人舒服的五官,怎么看都是一副邻家姐姐的模样。看到她在约定时间一秒不差的时候坐在自己对面,隋溪难以想象,这个看上去这么温柔的女人,居然是论坛里的怪物。

"你好,你是杀人凶手吗?"女人看到隋溪, 打量了一番,眼里闪烁着淡淡的笑意,听她 这么说,隋溪挑眉。"是,所以,你就是怪物?"隋溪反问,女人点点头,随后没有继续和她坐在这里,而是带着她去了咖啡厅的后台,那里面和外面的装修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外面是小清新的日式风格,里面却十分昏暗,只有一个沙发和一个桌子,昏黄的灯悬在头顶。

- "你是这家咖啡店的老板?"隋溪好奇怪物为什么能随意进出这里,想来也只有这个理由,而且女人的感觉也很符合。
- "恩,我是这家咖啡店的老板,你呢?还在上学?"
 - "我就在附近的京海大学。"
- "哦?那真是凑巧,十多年前,我也是那里的学生,严格来说,我是你的学姐。"

怪物柔声说着,这句话却让隋溪微楞,她看怪物不过27.8的样子,可是她说十多年前?自己现在23,也就是说,这人已经30多了?似乎是

看出自己的疑虑,怪物用手在空气中画了一个 圈。

- "12岁,正好是表盘的一圈。"
- "你怎么知道我的年纪?"
- "你资料上不是写着吗?"

两个人对话间,从屋子里的另一边钻出一只猫儿,它似乎是怪物养的,而且有些饿了,正绕着它们的桌子喵喵的叫着。怪物起身拿了一盒猫粮,却摆在猫儿触碰不到的位置,眼看着猫儿急迫的叫了几声,随后便懒癌发作,垂头丧气的走出屋子,隋溪在旁边看完全程,不明白怪物这么做的原因。

"很好奇吗?我只是在思考,将一个生物逼迫到极限,它会做出怎样的事情。在我七岁的时候,我的母亲曾经送给我一只狗,它很可爱,可爱到过分脆弱。我悉心的照顾它,它作为依附于我的存在。可是当我带它出去,它看到了

太多除我以外的事物,那个时候,我就成了可有可无的。它承受的诱惑太多,任何事物都会取代我,尽管,它只是一只狗。"

"我试着三天不给它任何食物和水,观察它的改变,它变得疯狂易怒,没了曾经可爱的样子,让我觉得它是丑陋的。它啃食家里的家具,一切能够咬碎的东西。我把它关入笼子里,将它渴望的食物放在笼外。那一刻,它狰狞的样子让我明白,在欲望面前,美好始终是一份假象,那份假象的真正名字,叫做丑陋。"

怪物低声说着, 隋溪呆滞的看着她, 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和自己的第一次见面会说出这样的话。可隋溪并不诧异, 甚至觉得怪物就是这种人。她呆呆的看着她, 这时候, 怪物忽然转过头来, 伸手摸上自己的脸。

"你愿意,为我杀人吗?"

Chapter • 2

隋溪怎么都不会想到怪物会忽然面对面的问出 自己这句话,她有些凉的手覆在自己的脸颊两 边,那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明明这样是失 礼而令人讨厌的,可是自己并不排斥被面前的 女人抚摸。

这么近距离的看着怪物, 隋溪发现她有一双很漂亮的眸子, 大多数亚洲人的眼睛都是深褐色, 而她的却很黑, 非常纯粹的黑, 并且很亮。她小巧的鼻子高挺秀气, 微微抿着的唇瓣吐出这样一句话, 让人觉得好听而非怪异。

隋溪呆愣许久,只是这个问题她并没有回答的机会,以怪物提前把手抽离为结束。这时候, 一个女生绕过咖啡厅的前台走进来。女生是个 高三的学生,背着双肩包穿着校服,整个人都 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朝气。她留着齐肩短发,笑 着走到怪物身边。

"傅姐姐,你有客人?我是不是来得太早了?"少女刚进来时满眼只有怪物,这会儿注意到隋溪也在,有些不好意思的抿了抿嘴。

"没有的事,你没来晚,等下我们一起回家, 好吗?"

"恩,好。"

女孩说着,倾过身,忽然在怪物的脸颊边亲了下,后者微楞,随后温柔的笑笑,她抚摸过女孩的脸,让她出去等自己。这一幕很温馨,怪物的笑容在灯光下的确很美。

"这是你的妹妹吧。"隋溪一时间找不到什么话说,她觉得自己是时候离开了,下一刻,怪物的回答却让她不知该怎么接话。"我没有妹妹,这是我的女朋友。"怪物说完,直视着自己的眼睛,隋溪有一瞬间的疑问,很快她又压了下去,她知道,自己此刻说什么都是冒昧

的。

"你女朋友很漂亮。"隋溪当然知道自己这么说也很诡异,但是她明白,即便是面对这样的关系,自己心中也并没有所谓的排斥或无法理解。她经历过很多人无法理解的事,所以她明白被人所不理解的感觉。这世上,陌生人是没资格对别人指手画脚的。

"你果然很不一般,寻常人听到这种事,大概会觉得我是个变态,或者是老牛吃嫩草?你的反应是我没想到的。"怪物笑起来,是浅浅的笑容。隋溪忽然不太懂这个女人了,在两个人没见面之前,她以为怪物是一个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男生。

因为怪物经常喜欢谈论所谓的人生和三观,并 且说一些很暧昧的话,时不时的告白让隋溪觉 得她是个冲动而非现实主义的人。现在见面 了,她发现怪物是一个女人,而且看上去就很 有素质和涵养,实在让她难以把面前的人和怪 物联系在一起。

"抱歉,我应该走了。"隋溪看了眼时间,觉得自己是时候该回家了,看到她要离开,怪物眼中有些失落,隋溪没注意到这份小情绪,直接转身走出咖啡厅。外面飘起了小雪,她没有雪天打伞的习惯,眼看着隋溪走入雪中,站在路边打车,白雪在她头上落了一小层,怪物有些痴迷的看着。她没理会女朋友的呼唤,径直走出去,站到隋溪身边,将手中黑色的长柄伞递给她。

"我叫傅池妍,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 她说完,没有给隋溪拒绝的机会,重新回到咖啡厅。隋溪看着手中的长柄黑伞,在打到车 后,将伞也一并带走了。她觉得,怪物是个奇怪的人。

"傅姐姐,那个人是谁,你为什么要把伞给她

呢?"董惜有些不满的问着,她觉得傅池妍今 天有些奇怪,而且注意力都不在自己身上,她 不满的噘着嘴,后颈处淡淡的吻痕落在傅池妍 的眼里,那是自己讨厌的地方,她从不会在那 种地方留下痕迹。所以,这个痕迹不是自己留 下的。傅池妍站在窗边,她温柔的笑着,用手 揽过董惜的身子,抱在怀里。

雪很白,脆弱的颜色很容易被弄脏,少女曾经是一尘不染的,干净的,她在安乐死的论坛和自己遇到,却欺骗了自己。是自己的错,她错过了最佳的时机让少女静止。她脏了,如同被人踩过的雪,肮脏得让傅池妍作呕,她控制住颤抖的身体,像是激动开心一般得把少女抱紧。

惩戒的时间要开始了,既然不能成为艺术品,那么…作为垃圾处理掉也是不错的选择。自己有了新的爱人,那个女孩符合自己的胃口,除了年龄,每一处都让傅池妍满意又惊喜。

杀人凶手, 隋溪。

从这一刻开始,我变得更爱你了。

Chapter•3

- "谎言…谎言的味道。"
- "谎言…谎言的味道。"
- "谎言…谎言的味道。"

冬天的晚上,小区游玩的小孩子都会早早的回家,不愿回去的,也会被家长强行带回到家里。男孩抱着皮球,看了眼已经坐在秋千上玩了一下午都不肯走的姐姐,不满的噘着嘴,却还是被妈妈带走了。男孩走后,游乐设施的周围彻底安静下来,只能看到女孩坐在秋千上,始终重复着同样的话。

"这位同学,你是不是该回家了?是遇到什么

麻烦吗?"保安照往常一样在小区检查,他看着秋千上的人影,走过去说道,可是女孩一直在低吟着歌谣,像是听不到自己的话一般。保安微微皱眉,忍不住走过去,拍拍拍女孩的肩膀。

谁知他只是轻轻一拍,女孩的身体像是忽然没了支撑力一般,猛地从秋千上摔下去。她的腿断掉在一边,那张脸尤为恐怖。她的双眸被铁签支撑着,嘴巴却被很粗的线缝合在一起。她脸色苍白,身上没有一点血色,显然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可是她还是在发出声音,不停的,不断的,重复着同样一句话。

"谎言…谎言的味道。"

"鬼!有鬼啊!"保安吓得大叫起来,他赶紧拿出手机拨了110的电话,随后警察赶到。看着被吓坏的保安,陆筱洁微眯着眼打量了一眼那具尸体,心里已经猜到了什么。她立刻派人

把周围封锁住,让最专业的法医过来,确保尸体安然无恙不要有任何变动的送回去。

"这一次凶手肯定就是艺术家吧?这混蛋今年作案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安排?" 所有人回到警局后,负责人聚在一起。说话的人名叫王京,他口中的艺术家就是连环分尸案的凶手,艺术家是警方为他起的代名词。

"虽然刀法和手法是同一个人,但是我总觉得,这一次的艺术家心情似乎不太好,或者说,这个少女引发了他的厌恶。"陆筱洁轻声说着,她面色沉重的看着那些照片,强忍住反感,一遍遍仔细确认着许多细节。王京听到陆筱洁的话有些疑惑,他就没看出,这一次的艺术家怎么就不一样了。

"小京,还有在座的各位,你们跟着我调查艺术家这么多年,应该对他的手法了如指掌,他是一个心思缜密,智商极高的罪犯,并不是一

个脾气不好的人。被他所害的少女身上没有多余的丑陋伤痕,包括每一次他拼凑完成的尸体都非常漂亮。或许用这词来形容并不适合,但是,艺术家应该是一个极具浪漫主义,非常喜欢美的人。"

"他每次杀人过后都会把尸体清理干净,并且做到完全没有污垢,他会把被害人拼凑在一起,甚至会为她化妆。可是这一次呢?他没有,非但没有为被害人化妆,甚至以极为残忍的手段破坏了少女的面貌。他将少女的眼睛撑开,却唯独封住她的嘴。留在少女喉咙里的播放器一直反复重复同一句话。我认为那句话是关键所在,这个少女引起了艺术家的不满,所以艺术家不再是艺术家,而化身为惩戒者,对她实施了审判和处决。"

"陆队长你这说的也太玄乎了,我倒是觉得, 这可能是一起模仿案?或许不是艺术家做 的?" "不,一定是艺术家做的,他没有掩饰自己的作案特征。刀法精湛,以及他习惯把人拼凑在一起之前为其清理的习惯都没有改变,被害人身上还残留着艺术家惯用的沐浴露味道。"

"真他妈是个变态,要是让老子抓到这小子,我非弄死他。"王京忍不住骂道,听到他的话,陆筱洁却愣了下。她忽然意识到一点,一直以来,他们都是把艺术家想象成是男人去搜索调查。可是…如果艺术家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呢?这个想法让陆筱洁背后一凉,她急忙打电话叫法医检查过去的档案,看看被害人是否有过被性侵害的迹象。

"陆队长,检查过了,不论是前几年的被害者,还是现在的受害者,她们在生前都没有被性侵的迹象,而且还有个别人是处女。但是···最近的这个被害人,能够检测出,她在一周之内,和男性发生过性关系。"调查人员很快把报告送上来,得知的答案让陆筱洁心里发凉。

她忽然觉得,她们几年来的调查都走入了一个 很大的误区,艺术家或许不是男人,而是女 人。

下班之后,陆筱洁觉得身心俱疲,这时候她就会想起自己的闺蜜,只想和她单独聊一聊,排造一下心理压力。她走到好友开的咖啡厅,才刚进门就看到了站在收银台的人。

"池妍?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最近生意不太好吗?"

"也没有不好,现在天气凉了,不少人不喜欢出来。你呢?今天没加班?"傅池妍笑着把一杯暖暖的卡布奇诺递给陆筱洁,她的笑容很浅,却让人觉得很舒服。陆筱洁每次都觉得只要看到傅池妍,自己就会变得开心起来。

- "今天又出了不是少事,觉得有些累了。"
- "你啊总是这么拼命,适当休息一下啊。"

傅池妍站在陆筱洁身边,把她揽入怀中,感觉 她把脸靠在自己的小腹上蹭着,傅池妍脸色微 红,却没推开她。这时,咖啡厅忽然有人进 来,两个人抬头一看,陆筱洁只以为是客人, 傅池妍却笑起来。因为来人不是别人,是隋 溪。

Chapter•4

"你先去洗个澡吧,楼上有浴室,里面有干净的毛巾和浴袍,都是新的,请放心使用。"傅池妍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隋溪站在门口,用手撩起长发,有些尴尬的笑了笑。在今天去咖啡厅之前,她绝对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惜,自己每次遇到怪物,似乎都会有奇奇怪怪的经历。

她今天去咖啡厅本来是想把伞还给傅池妍,没 想到在离开不久后外面忽然下起暴雨和暴雪, 这样的天气很难打到车,而傅池妍的咖啡厅距 离自己家还有一小段距离。她躲在树下,衣服被雨雪打得湿透,只能用狼狈来形容,这时候,傅池妍竟然又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从车上下来,撑伞走到自己面前,并且把自己带到她家里来。对于第二次见面的人,这样的冒昧到访实在有些不妥,可是隋溪也明白,如果自己强硬的要回家,还要麻烦傅池妍把自己送到家里去,这样未免太不懂事了些,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情况。

"傅小姐,谢谢你。"隋溪轻笑了下,笑容间有几分淡淡的无奈,听到她这么称呼自己,傅 池妍眉头微皱,她讨厌这个称呼,仿佛距离还 没有她们在论坛中的聊天时的昵称更为亲近。

"没关系,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叫我池妍或者怪物,我不太喜欢傅小姐这个称呼。"

"那···我叫你傅池妍可以吗?我喜欢完整的感觉,这个名字和你给我的感觉很契合,所以我

想这么叫你。"

隋溪的目光忽然有些执着和严肃,听到她的话,傅池妍能感觉到她潜藏的某种固执,于是应了,另一个方面,她的确喜欢对方这么叫自己。

隋溪一路上了楼,也在路程中打量着傅池妍的房子,这是一个装修很舒适,且面积也不小的LOFT,整个房子用黑白灰三色装修构造,就像是傅池妍给人的感觉一样,优雅,干净,沉稳。隋溪上了二楼,这才发现二楼虽然很大,可是浴室却占据了绝大部分,浴室的开放式设计格外有趣,浴室周围没有墙,而是在周围建造了一个楼梯高台,棱形的巨大浴缸安稳的躺在那。

隋溪曾经看过这样的分析,浴室是一个人家里 最隐私最不愿被人窥探的地方,什么样的人才 会把于是建造成这样?只有极度自信又极端的 人,才会选择如此建造。隋溪并不认为傅池妍 是极端的人,那么…又为什么呢?

隋溪躺在浴缸里,安静而舒缓的享受着热水,她知道自己和傅池妍的关系莫名其妙的从二次元变成了三次元,明明只是论坛上互相聊天的网友,而今,自己却在她家里洗澡。隋溪想着,有些嘲讽的笑起来。这样的发展,就算下一刻她和傅池妍做爱,她都不会觉得奇怪。

这时候,隋溪放在一旁的手机忽然亮起来,她 从台子上拿过,发现是怪物给自己发送的消息。想到那人就在楼下还要发消息给自己,她 茫然的打开。发现图片上是摆在桌上的牛排, 牛排是7分熟,看上去十分鲜嫩,图片的下面 还配上了一句话。

"我用自己的血为你做的牛排,你喜欢吗?" 隋溪看着这句话,实在无法想象如果傅池妍用 她温柔的声音说出来会是怎样的,她笑了笑, 回答一句喜欢。她不讨厌血的味道,或者说,她曾经习惯了血的味道,一旦习惯,就不会讨厌了。

隋溪洗过澡下楼,果然看到桌上摆着两份牛排和红酒,傅池妍站在桌边笑着看自己。见她走过来,拿了一条毛巾为自己擦拭长发。隋溪忽然想到,上一次咖啡厅见到的女孩呢?那个傅池妍的女朋友。

"谢谢你,不过我觉得,如果你的女朋友忽然回来看到我们这样,怕是会引起不小的误会。"

- "她不会回来了。"
- "你们吵架了吗?"
- "不,她死了。"

傅池妍轻声说着,与此同时,她把牛排切开一 小块送入口中,听着她的话,隋溪挑挑眉,她 没有多问,也低头切着牛排,随后送入口中。 牛排的材质很好,搭配红酒更是极佳。只不过,在牛排的鲜嫩中,还有淡淡的血腥味,这血像是加了一些糖在里面,既有血的腥咸,还有淡淡的甜味。隋溪当然不会相信傅池妍真的用她的血给自己做了牛排,她更相信这是牛排本身自带的血。

"你似乎并不好奇?"隋溪的反应让傅池妍意外,毕竟任何人听到这种事都会好奇的问一句,可隋溪却仿佛没有听到般。

"死亡在我看来,并不是奇怪的事。让我想想,对你来说,死亡也并不可怕不是吗?"隋 溪说完,忽然笑起来。

看到这个笑容,傅池妍压抑住躁动的心,却在低头时,忍不住舔了舔下唇。她喜欢这个女孩,她是所有人中最让自己满意的。因为她在这个女孩的身上看到了同类的气息,那是一种只有自己才能看懂的味道。这一刻,傅池妍几乎兴奋的就要冲过去抱住隋溪,却又担心自己

突然的举动会吓到她。两个人吃过饭后,雨雪还没停下来,反而有越来越大的迹象。

"今晚留下来。"傅池妍轻轻抚摸着隋溪的肩膀,在她耳边低语,这样的暗示只要是成年人都能懂,隋溪自然也明白。她是喜欢女人的,对女人有着格外的亲近感。只是她的内心排斥着大部分人的接近,可是傅池妍,明显不是那大部分人中的一个。

"你想和我做爱吗?"隋溪忽然开口,她的话很直接,动作更是大胆。感到她忽然跨坐在自己身上,傅池妍抬起头看她,眼里带着闪烁的悸动和不安分的躁动。她忽然觉得自己似乎对隋溪有一种误会和误解,这样的隋溪有些陌生,又让她觉得这个人本该如此。

"如果我告诉你,我从第一眼看到你就想那么做呢?"傅池妍不掩饰自己对隋溪的喜欢,这 是一种来自灵魂的叫嚣,让她迫不及待的想要 得到一个人,和同类的契合会让人觉得完美而惊心动魄。

"原来,你不是在聊天中就想和我做的吗?我啊,其实一直对你都很感兴趣。你记得我说过的话吗?我杀过人,杀人凶手这个网名并不是虚假的。我知道那个人会死,可是在把刀捅进她的胸口时,我却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慰。"

"那种浓厚的血腥味不像是第一次出现,仿佛它和我早已经遇见。在杀掉她的时候,我发现,杀人仅仅是不过如此的事。"隋溪轻笑着,只是她眼里却充满了哀伤。看着她的眸子,傅池妍捂住她的眼,倾身吻住她。

"不要觉得悲伤,你说的对,杀人是不过如此的事。有时候它很恐怖,但更多时候,它会成为一种艺术。"

Chapter•5

"是第一次吗?"带着隋溪躺在柔软的床上, 傅池妍抚摸着她的脸,手指在她微湿的发丝间 穿梭。她的声音轻而柔,让隋溪听着就觉得很 舒服。想来也很奇怪,她觉得傅池妍也有一种 吸引自己的魔力,否则自己又怎么会忍不住和 她做呢?

"这样和别人,还是第一次,不过我体会过那种快感。"隋溪半阖着眼,她享受傅池妍的抚摸,对方的手是微热的,而自己的手却总是冰凉。冷热否在一起,舒适与否,只有她们彼此清楚。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不同,我带给你的感觉会比之前的都不一样。可能会有些痛,但是会很舒服。"傅池妍轻声说着,随后她低下头,吻住自己的下唇。与其说是吻,用轻咬来形容更为贴切。她湿软的小舌在自己的下唇滑

动,牙齿沿着软软的唇轻咬,带来酥麻的触感。

隋溪忍不住探出舌尖,试探的舔了舔傅池妍的唇,这样的暗示让人很是满意,傅池妍搂着她,和她热吻在一起,右手顺势往下,扯开她的浴袍,露出她内里白皙的身体。与自己想象的不同,隋溪的身上有一些细微的伤痕,在小腹和两肋之间更多。

那些伤痕已经很浅了,像是烧伤,也有刀伤,它们泛着白,看样子应该是10年之前留下的痕迹,甚至会更久远。傅池妍眸间闪过一丝兴奋,她就知道,这个女孩是自己最完美的艺术品。这种感觉就像是钢琴家遇到了举世无双的乐章,于是她探出手,用手抚摸着美得无以复加的身体。

"你的手很暖。"隋溪轻哼了声,到现在似乎 已经欣然接受了和第二次见面的女人上床这种 事。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分泌出渴望被爱的信号,这具身体,是喜欢傅池妍的。

"我会让你也暖起来。"傅池妍用手抚摸着隋 溪胸前那两块软肉,隋溪看上去清瘦,平时也 喜欢穿宽松一些的衣服,只是脱掉衣服才会知 道,她的身材也是那么凹凸有致的。

傅池妍曾经以为自己用一只手就足以掌握她, 可真的摸上去才发现,那里并不小,摸上去的 触感非常好,揉起来更是让人爱不释手。顶端 的红蕊为自己绽放,争先恐后的表达出它的满 意与喜悦。

"你很敏感,尤其是这里。"傅池妍撑着身体,居高临下的看着隋溪,而隋溪也抬起头和她对视。感到傅池妍用手摸着自己肋骨上那块早已经愈合的烧伤,隋溪深吸一口气,两只手忽然抬起来抱住她。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会敏感,这是第

一次,有了像你这样仔细的触摸我。你摸我的感觉,就像是再摸一件艺术品,或者说,你在触摸我的同时,也在分析我的构造,我的每一块骨骼,你都在细数。"

隋溪的声音有些沙哑,脸上的笑容很浅,即便是卸了妆,她的眼睛和五官还是有些妖艳。傅池妍满意她的说辞,自己的确是舍不得马上吃掉女孩。她太对自己的胃口,这样一个存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马上享用的,要慢慢品尝。

"这你都能感觉到,看来你很喜欢。"傅池妍把手往下滑,摸上隋溪可爱的肚脐,又把身体浅下去,绕着她的肚脐打圈。她能感觉到隋溪的小腹紧绷了不少,呼吸也跟着凌乱起来。她下身只有一件纯白色的蕾丝内裤,而内裤中间的布料,被濡湿变得有些透明。

她修长的双腿贴在自己的腿两边, 傅池妍也把自己的衣服脱掉。同隋溪还有些稚嫩的身体不

同,傅池妍的身体处处充满了成熟的气息。胸部丰满却不下垂,顶端的嫣红色泽很是漂亮。 她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光滑而细腻,一看就是 没有少花心思保养。

隋溪看着这样一具完美的身体,她本应该自惭 形秽,却没有, 反而是身体的躁动和欲望更 甚了。她觉得自己的内裤已经湿透了,黏黏的 贴服腿心,给她一种那里都无法呼吸的感觉, 很想求一个解脱。

似乎是看出她的渴望, 傅池妍用手在她的胯部摸了会儿, 随后便如她所愿的扯掉那条濡湿的内裤。扯掉的瞬间, 拉出一条细长的银丝, 这一幕让傅池妍更加惊喜。她喜欢隋溪为自己湿润的样子, 她是属于自己最完美的契合, 会对自己有这样的反应, 让人无比欣喜。

"我喜欢你的反应。"傅池妍轻声说着,她温柔的分开隋溪的双腿,打量那处为自己准备的

润泽之地。那里已经足够湿润,足以承受自己的进入,但若是两根手指,或许还有些勉强。可是傅池妍喜欢留下这样的印象,她希望隋溪的身体能够记住这一次的深刻。

"我想弄疼你,让你记得这种感觉,好吗?" "好。"

如傅池妍所料,隋溪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或者说,她自己也在期待同样的事。哪怕她们只认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最开始也仅仅只是在论坛以虚拟账号的形式作为交流,可是在见面之后,她们都生出了一种属于彼此的感觉。

仿佛她们生来就如此匹配,活着只为了等待对方的出现。

有了应允,傅池妍把手探下去,她用指腹揉着 那片脆弱湿润的地方,故意弄出一些羞人的水 声,隋溪脸色微红,却没有逃避,而是直勾勾 的看着自己,与自己对视。傅池妍看着她等待的模样,俯下身压在她身上,两个人没有挪开视线,傅池妍的左手紧紧握着隋溪的手与她手指相扣,同时,将右手的两指深深进入她的身体。

没有预兆,也不需要停顿的开扩了这处没人来到的地方。如自己想象中一般,那里滚烫灼热又紧致的过分。轻微的疼让隋溪颤抖,可是一直认真又专注的看着自己,那双眸子带了光亮,漂亮得紧。两个人四目相对,没有其他动作,就只是安静的凝注彼此。

"我在你身体里。"傅池妍说,隋溪点头。她能感觉到这个人的手指在自己体内,那是一种新奇的感觉。自己主动张开身体,容纳另一个人的存在。这一刻隋溪忽然觉得,自己或许能够依靠傅池妍变得开心起来。

"我感觉到,你填满了我,不是生理和身体上

敷衍的填满。而是一种···更深刻的感觉。人对未知的事情会产生恐惧,我也会。但是我选择直面恐惧,而不是逃避。我杀了人,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可是我明白,她们在恐惧着我,那份感觉让我想要发笑。"

隋溪抬起头,亲昵又像是寻求表扬一般的蹭着 傅池妍的脸颊,感受到她的亲近,傅池妍抱着 她,慢慢动起埋在她体内的手指。傅池妍懂的 如何让隋溪舒服,这具稚嫩的身体,会很容易 在自己手中绽放。

"嗯···慢点···我不想这么快结束。"隋溪抱紧了傅池妍,忍不住抬起双腿勾住她的腰肢,感到身下人绷紧了小腹在抵抗那种没顶的快感。傅池妍忽然觉得,这么逞强的隋溪也很可爱。明明···结束了之后还可以再重来一次的。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我还会给你更多次。" "不…不要,我喜欢这一次,这是不同的,就 算之后还有,也不是这一次了。嗯···这种感觉很奇怪,舒服···可是···忍耐又变得煎熬···慢点···傅池妍,慢一点。"

隋溪想要更多,她从来都是贪婪的,所以想要 拉长享受的时间,感到她努力夹着自己的手 指,放缓了自己动作,倔强的女孩在这时候变 得格外勾人。所以她提出的任何要求,傅池妍 都会满意。她放满了速度,只抬起指腹,微微 向上弓着,反复摩擦着隋溪敏感的上壁。

那里有许多皱褶和容易发现的凸起点,每一次摩擦过,隋溪都会弓着身体夹紧自己,毫不保留展示她的快乐。想要彻底得到她的欲望更加强烈,而所谓的彻底就是她被自己弄得疯狂,被自己送上顶峰,为自己绽放。于是,傅池妍重新加快了速度,甚至比之前还要重还要猛,隋溪无法承受她强烈的攻势,被轻而易举的击溃。

"嗯···我要给你了。"隋溪勾起嘴角,湿润的眸子直直的望着自己,感到她的专注,傅池妍低头吻住她,把手指深深埋入她的身体。

"嗯,全部给我吧,你的一切,属于我的一切,都交给我。"

Chapter•6

"明明那里很烫,为什么这里还是凉的呢?" 傅池妍轻柔的声音从下方传来,隋溪弯着腿躺 在床上,她双眼很轻的闭合着,似乎还在享受 高潮带来的余韵。感到傅池妍摸着自己的脚, 她温暖的手上还残留自己体内的液体,有些湿 润,没想象中那么黏腻。

"不知道,但是并不重要,不是吗?"隋溪似乎从小就有手脚发凉的习惯,这样的体质在夏天也很明显,不管其他地方多么火热,唯有手脚是冰凉的。一只脚被傅池妍握住,又被她细

腻的抚摸揉捏,刚刚才平复下来的欲望又有了冒头的征兆。隋溪想,原来脚也是如此敏感的部位,被傅池妍抚摸过,被施加了对她屈服的魔法。

"我喜欢你的脚,大小正好,肉很少,能够看到你脚背上的筋脉和骨头。你的脚腕也很好看,细的仿佛可以轻易折断。"傅池妍的声音压得很低,感到她用手在自己的 脚踝处轻轻抚摸,随后又俯身用牙齿咬住。微微的刺痛让隋溪睁开眼,看向此刻把自己当做食物般啃咬的女人。

她还是很优雅,即便才做过成人的那种事,她给人的感觉也不含情色。柔顺的黑色长发散下来,和平时梳理得整齐不同,有些凌乱的散在她脸颊两边。她半阖着眼,很专注而认真的啃咬自己,那并不是嬉闹的咬,而是真的有些疼。隋溪晓得,被她咬过的地方一定留下很深的痕迹,且会有一丝丝血痕。

"我很喜欢听你的呼吸声,平静的,凌乱的,还有刚才你高潮的样子,一切的一切都很好看。"傅池妍咬完后松开口,笑着重新压过来。她的吻扑过来,含住自己的唇齿,有些急迫的亲吻。隋溪忍不住抱住她,用手抚摸她的蝴蝶谷,细细描绘着她的骨骼上的起伏。被她这么摸着,傅池妍忽然笑起来。

"你知道吗?如果将皮挖开,把那里的骨头一点点磨碎,再缝合好伤口其实会更漂亮。很多人无法理解,但是我喜欢那样的曲线,更喜欢的是磨碎骨头的声音。"傅池妍的双眸闪烁着兴奋,尤其是看到隋溪在听过自己的话后,还很认真的摸了摸自己的蝴蝶谷,她的反应让傅池妍开心极了。她忍不住把人翻转过来,让她跪在床上,随后从后面压住她,低头去亲吻她的后颈和后背。

隋溪很瘦,又因为趴伏的动作,使得傅池妍能

够清楚的看到她背后那一条细长笔直的长骨。 在她的后背上有许多深浅不一的疤痕,傅池妍 能够轻而易举的看出这是用鞭子和钝器造成的 伤,疤痕变得很浅,不仔细看很难辨认。可 是,什么样的伤痕能够在十年之后还清晰可 见?由此不难猜出,当初的创口并不浅。

傅池妍第一次对一个人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她喜欢这样的隋溪,喜欢这个和自己如此匹配的女孩,或者说,女人。

"你在发抖。"傅池妍的吻一路向下,来到隋 溪的腰窝轻舔。她感到身下人本来坚固的双腿 在打颤,而她白嫩的臀瓣近在眼前,自己还能 看到她被自己爱过的地方又溢出渴望的液体。

"是,因为你让我觉得很舒服,但是我讨厌这个姿势,会很累。"隋溪是第一次和别人亲密,比起现在的动作,她更喜欢自己躺着什么都不做被动承受的样子。

隋溪的声音飘忽不定,看到她回过头望向自己,那双眸子染了欲望,变得比平时还要勾惑。她的唇被自己吻得红肿,看上去就像是涂了口红,鲜艳又漂亮。傅池妍在想,如果这张嘴吐出求饶的句子,那一定会很美。反之,如果她憎恨自己,无法理解自己留给她的完美,傅池妍就会失望。

"又湿了,喜欢我要你吗?"傅池妍发现隋溪的身体远比自己想象的敏感许多,这是一具没有开发的身体,处处透着稚嫩和完美。她把手指重新送入到隋溪的体内,那处地方被自己的撩拨弄得滚烫,手指才进去便渴望的夹住自己,傅池妍满意隋溪的反应。

"喜欢,如果不喜欢,怎么会和你做呢?我连…嗯…我连你是做什么的,你的过去,你的很多事都不清楚。可是,很刺激。"隋溪绷紧了小腹,用全身的力气保持着自己的平衡。在以前,她从不知道在情事上的快慰会给人这么

愉悦的感觉,眼眶又被泪水打湿,她依旧讨厌 这样的动作,因为这对她的力气实在是一种考 验。

"可是我很喜欢这个姿势,可以让我看清楚你的轮廓。我抱着你,你就会喜欢了。"傅池妍说着,一只手托着隋溪的小腹,轻而易举的将她托在怀里。隋溪这才发现,虽然傅池妍很瘦,可她的双臂却十分有力,在刚才进入自己的时候,隋溪就隐隐感觉到了。

"嗯···别这么快。"隋溪轻哼了一声,她觉得傅池妍每一次要自己都很急,而自己却喜欢把享受的感觉拉长。在她身后,傅池妍看着隋溪为了缓解快感,努力地翘起臀瓣。她背上凝了一层薄汗,把那些伤口衬得发光。这一幕很美,让傅池妍忍不住再一次咬上她,咬在她的腰窝啃噬。

"啊…疼…" 隋溪没想到傅池妍会忽然咬上

来,只是在疼之中还夹杂着让自己沉沦的快意。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喜欢疼的,甚至觉得那种感觉很讨厌。小时候,她承受过最多的感觉就是疼,是那个自己本该最亲密的人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她认为自己排斥,所以她抗拒,可是…如今换做傅池妍,自己却并不如曾经那么反感了。该说,人都是会变得吗?

"抱歉,是我太兴奋了。"傅池妍听到隋溪的声音,马上松了口,感到她轻柔的舔着咬过的地方,隋溪抖得比刚才更厉害。她确信,如果不是傅池妍托着自己,她很可能会直接摔在床上。明明看出她的无力,可傅池妍还是恶劣得把手指用力撞进来,另一只托着小腹的手也符合时宜的按下去。

隋溪还是第一次体会这样被夹击的感觉,虽然 她曾经自慰过,但是那样的感觉明显和现在不 同。傅池妍给她的快感是强烈到足以让人眩晕 的,而她的技术和力道,对于稚嫩的身体来 说,每一下都舒服得致命。

"啊···傅池妍···嗯···" 隋溪努力保持着自己的理智,只是身体却不会说谎。感到她收缩的越来越紧,在这一刻,傅池妍要保持更高的自觉和控制力,这样她才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夺走隋溪的完美。

是的,此刻的隋溪太美,让傅池妍第一次产生了迫不及待想要吞噬的念头。在最完美的时候给予终结,这就是最高的艺术品。但是,隋溪还有更多美好等待着自己去挖掘,自己还不知道她身上的痕迹,不知道她的过去,这样夺走她的完美,是不可以的。

傅池妍想着,忽然低头,吻住隋溪发抖的腿心,手指的动作亦是没有停下来。唇舌纠缠着外面那颗敏感的而坚硬的圆砾,从刚开始到现在,傅池妍都没有碰过隋溪这里,她是故意而为,因为她知道这里很敏感也会很舒服,但她

不愿这么快给。

现在事情的发展超乎预料,想要更多的索取,给予隋溪更多的欢愉,傅池妍放弃了自己心里那点念头,她吻住那颗敏感的小东西,果然听到隋溪掺了哭腔的低唤。女人的红唇微启,吐出了自己的名字,又一次要自己慢一些,傅池妍不想,于是反其道而行之,隋溪就在这么突然的情况下,被送上了顶峰。

"唔嗯···"隋溪哼了声,卸去了力道被傅池妍抱在怀中。她高潮的余韵会持续很久,这也是傅池妍刚刚才发现的。她没有放开人,反而让隋溪坐在自己的腿上,手指自下而上的深埋在隋溪的体内。她感受着她体内的抽搐,感受着她的紧绷和愉悦,那里面剧烈的收缩,又因为自己的深埋而紧紧夹住手指。

傅池妍有些难耐的用自己的胸部蹭了蹭隋溪的 后背,她拦着她,将她抱住,两个人亲密无 间。

"你这一次到的地方很深。"总算度过了最强烈的快感期,隋溪把头靠在傅池妍的的肩膀上,轻声说着。坐立的姿势让傅池妍的手指来到自己深处,这种感觉并不讨厌。相反的,隋溪爱惨了这样被贯穿到底的触感。

- "是啊,因为我感觉你会喜欢。"
- "我喜欢,可是…"

隋溪说到一半,忽然起身,她转过身,面对面的坐在傅池妍腿上,又拿过对方的手放在身下,再慢慢坐下去。手指被湿热的甬道吞入,傅池妍面上带着兴奋,她挑眉看隋溪,发现正在逐步蜕变成女人的女孩只是侧着头,没有看自己,嘴上却说着让人心动无比的话语。

"我想看着你的脸高潮,可以吗?"

Chapter•7

隋溪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或许每个人都是这么以为自己,但隋溪的复杂,是别人给的。她的父亲是谁她并不清楚,而她的母亲也在生下她之后,将她胡乱托付给了别人。那个人是她的继母,也是在童年时期,给了隋溪很多"回忆"的人。

"现在的感觉和杀人,哪个更让你舒服一些?"傅池妍的声音从耳边飘过来,让隋溪恍惚得回了神。经历过两次高潮,她们已经在床上反复折腾了一小时那么久。隋溪不认为自己是个体能有缺陷的人,可傅池妍的体力和力气却超乎她的预料。

身下是她深而有力的贯穿,而她另一只手竟然还托着自己的腰,帮助无力的自己起伏。虽然很累,但是…每次起伏锁带来的快意都让隋溪头皮发麻,她蜷缩着脚趾,几乎用了所有的力

气去抗衡快意。

"嗯···为什么这么问?这是两种不同的感觉,你知道,是不一样的···唔···别突然这么深。""抱歉,我很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你能告诉我,不同的地方吗?"傅池妍仔细的凝注着在自己身上跃动的隋溪,她小巧圆润的胸部蹭着自己,身上的汗水凝在皮肤表面,随便摸上去便会成为水珠滑落。

听到她的问题,隋溪没有马上回答,反而再一次陷入回忆中。杀人,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有些人会觉得害怕,怕对方死后变成厉鬼来复仇,亦或者是怕自己将会遭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隋溪不怕,她不怕对方成为鬼,也不怕警方的制裁。

记忆里那个叫做继母的女人是一个只能用可怜 来称呼的人,她有丈夫,只是两个人结婚几年 却始终没有孩子,无奈之下,只能从自己的亲

生母亲那里抱养了自己。在那个年代买卖婴儿 还不算什么大事,更何况是双方自愿,也就更 谈不上麻烦。

隋溪曾经以为这个女人是自己的母亲,只是, 当女人变得疯狂,变得歇斯底里后,隋溪也清 楚,她和她,不过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罢了。 女人的老公有了其他女人,也有了孩子了,所 以,一个不争事实摆在眼前,那就是女人没有 生育的能力,面临她的结局是抛弃,而隋溪这 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自然也会被扫地出门。

那是最灰暗的时候,隋溪被她的继母带去了一个每个月只需要300元的出租屋,地下室常年见不得阳光,没有窗户,只有破烂的小床和一个洗手间。洗手间总是会发出难闻的味道,而女人的打骂却比任何事物都要恶臭。

在那个时候, 隋溪懂得了许多, 她甚至不憎恨女人, 因为对待一个没什么用的只会花钱的陌

生孩子,或许大多数人也会如此。渐渐的,隋 溪的沉默让继母不满,她开始变本加厉的起伏 她。皮带,壁纸刀,很多尖锐的东西在她身上 留下痕迹,疼痛,却没有恐惧。

只是隋溪讨厌这样的日子,讨厌这样的生活,也讨厌继母。她杀了她,没有经过谋划,没有什么冲动憎恨的打击,她只是想试一试,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和让她害怕,哪个更难。答案却是,都很简单。死亡让人害怕,原来打败继母,就只是如此而己的事。

隋溪在12岁那年,用壁纸刀杀了她的继母,这件事当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以至于当初隋溪的同班同学,乃至许多周围的邻居都清楚。至于当时杀掉继母的感觉怎样,她已经不记得了。印象深刻的就是,血的味道并不好闻,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

隋溪从不否认自己是杀人凶手,因为她是有计

划的想要杀掉继母。她用尖锐的壁纸刀划破继母的脖子,血液喷溅在脸上的热度像是一杯在夏日晒了三个小时的热水,温暖鲜活。隋溪当时就知道,自己就算杀了女人也不会犯罪,她是无神论者,更不认为继母的鬼魂还会找自己。

继母没有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穷,也是精神上的贫穷,失去了没用的男人,她仿佛没办法再活下去。自怨自艾,自甘颓败。是自己给了她解脱,因为她继续活下去,也是一种折磨。

最狼狈的时候赋予终结,是救赎。

"你会觉得我奇怪吗?我杀了她,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错误的,我觉得我救了她,因为她没有继续生存的意义,她…啊…嗯…你怎么…傅小姐…慢一点…"隋溪话没说完,吐出来的却是断断续续的喘息和轻吟,她不知道傅池妍怎

么会忽然发疯般的索要,她把自己压在床上, 手指快速又用力的捣进自己的身体里。

隋溪用手抓着床头,整个身体和床都被傅池妍撞得晃动起来。这一刻,隋溪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疯狂,她从傅池妍的严重看到了浓烈的喜欢和占有欲,是她给自己的。明明她们才见面两次,明明她们在这之前只是论坛上的网友,却…出乎预料的合拍,仿佛她们已经认识了多年。

"你知道吗?你现在的样子,真的让我想要杀了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这么完美,我好喜欢你,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傅池妍难以掩饰她眸子中的喜悦和躁动,而她更加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一直索要着隋溪,也让她的身体产生了渴望。她紧紧夹着隋溪的膝盖,将自己柔软敏感的地方撞过去,同样获得了快慰。

"唔…有些疼…但是…并不是难以忍受,你的

手指在按很舒服的地方,我喜欢那里。"隋溪不再回忆,而是尽情投入到和傅池妍的欢爱中。她这才知道,原来女人和女人 做居然还有这么多花样,并且觉得人不可貌相这句话是没错的。

就像傅池妍,看上去明明是那么温柔的一个人,却有那么大的力气,甚至于她的很多思想都疯狂地让人看不懂。尽管如此,隋溪还是觉得…自己能够理解,能够明白她的想法,她的意思。

"嗯···好女孩,你知道吗,我很少能够在这种事上获得愉悦,可是现在,你却给了我这种感觉。我也很舒服,我甚至能感觉到你的舒适。你又要到了,对吗?"傅池妍的声音和平时不太一样,她温柔的嗓音沾染了情欲,变得更加富有磁性,如同柔软的海绵掺了水,却没有一次把水拧尽,而是一点点的渗出。

很好听的声音,很好听的喘息,两个人抱着彼此,紧紧贴靠对方,隋溪很快就被傅池妍再一次送上顶峰。身体上极致的愉悦让她失控的轻喊出声,被她的声音刺激,傅池妍也猛地把腰肢向上起伏,用腿心蹭过隋溪的大腿,体会到了情欲上的极致。

两个人喘着气抱在一起,她们没有下一步动作,就只是紧紧的缠绕着彼此,像是蛇在尾交一般不肯分开。

Chapter • 8

"根据报导,在今天上午9点40分,一名男子驾车撞坏青年小学的校门,进入学校后对无辜的学生进行了无差别屠杀。目前已有25人伤重送入医院,其中,5名老师不幸身亡,8名学生伤重抢救,3人死亡,9人轻伤。"

"在看什么,这么入神?"傅池妍从厨房出

来,拿了一杯咖啡递给隋溪,随后拿着自己那杯坐在一旁。两个人身上带着同样的味道,是同款沐浴露的淡香。隋溪说了声谢谢,小口抿着咖啡,视线却始终落在电视里,眉头微微皱着。

"你似乎对这些社会新闻很感兴趣?之前我看到你在论坛里也曾经关注过艺术家的事。"注意到隋溪的视线,傅池妍放下咖啡,倾身靠在她的肩膀上。哪怕两个人不久前才亲密过,可是对她们来说,这只是她们第二次见面,隋溪到现在对傅池妍的了解也仅仅只是她的名字,还有她开了一家咖啡厅罢了。

- "没有特别的兴趣,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
- "好奇,好奇什么呢?"
- "我不明白这些人杀人的动机,我始终觉得, 杀人一定要有一个理由,或许别人无法理解, 而他自己却明白的理由,而不是这样。"

隋溪轻声说着,眼里流露出几丝不屑,看出她的想法,傅池妍笑了笑。她想说一个故事,一个对隋溪来说应该会很有趣的故事。这不是任何人编造的,而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很多时候,真实的故事,往往比小说更加吸引人。

男人的名字叫祝奇,并不是什么奇怪的名字, 也不过是普通人中的一个。他很聪明,拥有比 同龄人更高的智商,而他从小就比其他孩子想 得更多,后来到了青春期,他的智商和思维超 过了正常人水平,这样的水平一旦高出许多, 就会被称之为天才。

这是一个天才陨落的故事,但对于听过的傅池妍来说,陨落这个词并不合适。他在20岁从大学毕业,他擅长物理和化学,热衷于研究各种变化物质,而人体是他最感兴趣的部分。祝奇喜欢小孩子,或许是他没有体会过普通孩子的童年,以至于对天真的孩子特别好奇。

对人事物的好奇,是一切的开端。祝奇发现自己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好,他的地位也就被吹捧得越来越高。寂寞,无趣,日复一日重复的日子让他觉得崩溃,以至于最喜欢的研究在这个时候也成了折磨。这时候,一个小孩子的出现 挽救了他。

小孩子是亲戚送给他照顾的男孩,男孩才7岁,有着小孩子都有的活波开朗。祝奇发现他很喜欢小男孩,甚至于那种感觉已经超过了对普通孩子的喜欢。于是,他用很多方法,把小孩子寄养在身边,利用自己权利还有能力,将他的父母杀害,让自己成为小孩子合理的继承人。

祝奇以为只要这样,自己就能够从小孩子的身上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惊喜,只可惜好景不长,小孩子会长大,会变样,会变得不再美好。这是世界的规律,也是最残忍的事实。祝奇无法忍受这样的变化,尤其是看着男孩逐渐变高,

甚至于变得不再可爱不再单纯。那一刻,祝奇 选择了终结。

他将男孩杀掉,用自己研制的药物将他彻底融化,所有的一切,包括存在过的痕迹,跟着一并消除。接下来的数十个年头,祝奇通过这样的方法获得快慰和惊喜,他发现比起研究人体,原来还有另一种方式能够让人如此欣喜。

每一天都是不同的感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没有改变。一直到祝奇被捕的那天,警方从他废弃的房子里搜到了22个小孩子留下的照片,而这些孩子,都是在7岁到8岁间被祝奇杀害,并且抹去了所有痕迹,连尸体都不曾留下。这起连环凶杀案告破,祝奇也被判了死刑。

傅池妍简单的讲述了这个故事,随后她看着一脸平静的隋溪,似乎对方并没有因为这个故事而感到不适。

"怎么?觉得很无聊吗?"傅池妍轻声问着。

"没有,只是我觉得,我似乎能够理解这个人的想法。他或许在想,与其让他们长大,变成丑陋不堪的样子,被世界弄脏,还不如在最美好的时候将他们杀死,我想,祝奇应该是这样的想法吧。"

隋溪轻声说着,她全然没有注意到,在自己说过这段话后,一旁的傅池妍有多么激动,她眼里闪烁着赞叹和满意,像是看到了一件珍宝那般,目光盈盈的望着自己。被她这么激动的反应惊到,还没等隋溪说什么,傅池妍已经迫不及待的抱住自己,将她压在沙发上亲吻。这个吻又快又急,像是恨不得把自己吞下去一样急迫。隋溪被她吻得喘不上气,就只能轻轻推拒她的肩膀,示意她慢一些。

"你知道你有多棒吗?我的女孩,我的隋溪。"傅池妍所说的话完全不急她的视线热情,眼看着平时那么稳重又沉静的女人忽然这

么激动, 隋溪不明白自己刚才说的那段话是怎么了, 她只清楚, 自己并不讨厌对方的触碰和亲吻。

"或许是你在我身上找到了共鸣吧,我看到你也是一样,仿佛我们两个并不是才认识,而是已经在一起许久了。"隋溪抬起手摸着傅池妍的脸。听她这么说,傅池妍再一次吻了吻她的额头,替她整理着长发。

"是,我能够在你身上感觉到共鸣,因为我们的想法都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刚才的新闻让我觉得厌恶,你也是一样。我们都很冷漠,别人的死亡与我们无关,而你我生气的原因,不过是因为那个凶手将一件本该完美的艺术品毁掉了。"

"那样的行为,只可以称之为如同野兽一般的残杀,是最无聊也最丑陋的行为。有人将他和祝奇放在一起,是对祝奇的侮辱。祝奇给了那

些孩子的不仅仅是死亡,人类是一种可悲的生物,在最美好的时候逝去,并不是惩罚,而是救赎。"

隋溪,你也这么觉得,只有你能理解我,只有 你和我有一样的想法。

最美好的时刻给予结束,是艺术 最狼狈的时候赋予终结,是救赎。

Chapter•9

"陆警官,调查组那边说有了重大发现,请您 赶紧去一趟。"陆筱洁才到办公室就被手下叫 过去,听到有重大发现,她加快了速度,迫不 及待的走到调查组。

"陆队,您总算来了,这是我们刚刚调查的最新发现,那就是,最近这几年的几起案子的受害人,居然有了一个奇妙的共同点,那就是她

们都加入了一个叫做安乐死的论坛。这个论坛建立了足足有十多年,一直没什么名气也默默无闻,所以也没什么人注意到。不过它的用户量却十分庞大,论坛的总人数足足有百万了。"

调查组的人不停的切换着电脑转出数据,看到他调出来的页面,陆筱洁发现的确如此,被害人相同的点就是的确登陆过这个论坛,曾经是的几个是用电脑,现在则是换成了更便捷的手机。陆筱洁觉得这大概是一个突破,她急忙命令手下开始调查这个论坛,并且让人把消息放出去,告诉所有青年少女,连环分尸案的凶手,很可能就是论坛中的活跃用户。

其实陆筱洁并不想这样打草惊蛇,但是看了看时间,距离艺术家上一次并不算太艺术的凶杀案已经过去足足几个月了,在这段期间,艺术家就像是忽然失踪了一样没了半点消息。陆筱洁认为他很有可能正在探寻或者接触下一个目

标,而这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这个论坛中的一 人。

考虑到某个构想,陆筱洁有些毛骨悚然,她忽然决定,将之前那些被害人的信息再拿出来翻看一遍,说不定还能探索到更重要的消息。

"今天人似乎不是很多。"隋溪从学校离开来到傅池妍的咖啡厅,她坐在自己惯常的位置上,傅池妍也拿了一杯温度刚好的热咖啡摆在她桌前。这是两个人最近这段时间养成的习惯。

"是啊,可能是最近太冷了,没什么人愿意出来,加上商场对面开了一家星巴克,来的人也就更少了。"傅池妍轻声说着,她又端出一盘芝士蛋糕摆在隋溪面前,顺势坐在她对面。反正现在没什么人来,比起在柜台站着,傅池妍更想陪陪隋溪。

"不过看你的样子,好像并不担心自己的生意变差,之前开店也是随心所欲的。"隋溪出声调侃,她觉得傅池妍的很多事情都很神秘,比如自己现在就只知道她的年龄她的名字,至于她的老家在哪,她的亲人都有谁,以及她到底是什么工作都不清楚。

唯一知道的就是傅池妍很有钱,她并不缺房子,却喜欢住在之前那个单人1oft公寓里,她有车却很少开。明明咖啡厅的收入都要付不起这个黄金地段的租金了,她居然还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开咖啡厅只是我的乐趣在之一,更何况每天都有你这个客人,就算只是为了让你过来喝一杯咖啡,这个咖啡厅都有继续开下去的意义。"傅池妍笑着说道,末了还不忘摸摸隋溪柔顺的长发。

两个人自从上床之后,似乎也确立了某种暧昧

的关系。虽然没有正式说开在一起,但是她们 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像这样坐在咖啡厅里聊 天,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便会做一做亲密的 事。隋溪喜欢这样简单的相处方式,也喜欢和 傅池妍这样若即若离却很亲密的关系。

"第一次知道,原来你也会说甜言蜜语。"隋 溪挑挑眉,抿了一口咖啡又放在桌上,看到她 鲜艳的红唇印落在马克杯的边缘。这是傅池妍 特别为隋溪买的杯子,专属于她,独一无二 的。"让在意的人开心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 巧,我说的是实话,自然很甜。"傅池妍有些 自鸣得意,隋溪懒得和她争辩,却暗自勾起嘴 角。

这时候,挂在墙壁上的电视忽然转播了一条新闻,说是让广大青少年,尤其是女性特别注意。连环分尸案的凶手,很可能是名为"安乐死"论坛中的一名活跃用户。希望各位网游能够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如果发现行为异常

者,请尽快举报。

看到这个新闻,隋溪微微皱起眉头,尤其是当 她看到被害人中那个女生时,一下子就想起, 这个人应该就是之前傅池妍的女朋友,那个时 候这人对自己说她死了,隋溪并没有当玩笑, 只是没想到,女孩会是被艺术家杀死的。

隋溪收回视线,却发现坐在对面的傅池妍正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自己,除了平时的温柔还有几分打量和探究。感到她有些反常,隋溪不明白她反常的原因,总觉得和这个新闻有关。

"那个被害人,是你的前女友吧。"隋溪轻声问着,自己话音落地后,傅池妍点点头。她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表达什么,甚至连表情也和刚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不见忧伤,不见难过。这样的情况并不正常,隋溪也看出傅池妍似乎不愿多说这件事,便也没问,却忍不住暗自记下了女孩在论坛上的名字。

"今晚去我那里吗?"见隋溪喝完一杯咖啡,却没有吃桌上的芝士蛋糕,傅池妍低声问着,一般她这样的邀请多半是想在晚上和自己亲密,隋溪没什么特别的事都会答应,只是在这时候,她却并不想和傅池妍去她家里。

"抱歉,我还有些事,我要先离开了。"隋溪轻声说着,拿起自己的包起身离开。看着她走得有些匆忙,傅池妍看了眼马克杯上她留下的唇印,还有桌上那个没有动一口的芝士蛋糕,她低着头,将马克杯上的口红蹭在芝士蛋糕上。

柔软的蛋糕很快就被杯子碾碎,一块块碎渣掉 在盘子边,傅池妍冷漠的做着这件让人无法理 解的事,低垂的脸上是勾起的嘴角,她的心情 不差,或者可以说是很好。想到隋溪刚刚的反 应,傅池妍满意得用手抓着桌子。 完美的女孩,就是要聪明一点才可口,如果太过天真,也就失去了她本来的美好。眼看着芝士蛋糕最顶层残留的红色,那是隋溪的口红。 傅池妍将那块染了口红的蛋糕拿起,轻轻放在唇边,伸出小舌舔过。

尝到了那份熟悉的味道,傅池妍面上的兴奋更明显。她不会这么急着品尝最后的美味,哪怕再渴望,她也会留到最后。只不过,敌人的挑衅她不会坐视不理。傅池妍想着,她拿出怀里的另一个手机,登录了论坛,找到一个亮着的头像,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在你的需要的时候,我就会立刻出现在你身边。你需要我吗?迷茫的女孩。"

Chapter • 10

"会觉得有些凉吗?"低沉而舒缓的嗓音在耳边缓缓响起,少女抬头看着比自己高出一个头

的女人, 羞怯的摇摇头。屋子里缓慢的播放着一首英文老歌, 老歌很有七八十年代的风格。 讲述了一场追逐与杀戮, 歌曲没有明确的歌 手, 少女也从未听过这种用舒缓的曲子, 歌词 却如此极端的歌。

"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少女抬起头,对面前这个认识了半年的女人有了兴趣。少女叫刘奕,是一名留级一年的高中生,因为去年的高考成绩不理想,她承受着家里人的压力和老师的劝说,又留在高中复读了一年。只是这一年却是她人生最迷茫无措的时候,面对着昔日的同学离开,和新同学的相处格格不入,她变得内向,变得不喜欢与人交流,同样的,也发现了一个名为安乐死的论坛。

在国内,安乐死并不成立,甚至是违法的,可 是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一座名为安乐死的宅 院,那里面存封着她们的胆怯和无助。失落的 人,将死摆在嘴边,却又恐惧着死亡带来的痛 楚。所以,安乐死并不仅仅是一种死亡的方式,对许多人而言,这是她们的乐园,她们的栖身之所。

刘奕喜欢在论坛里发表自消极的感想,她在朋友圈和微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朋友圈中,她是好学的学生,家长的乖女儿,同学眼中的书呆子。微博上的她却在关注着那些黑暗面,甚至在看到那些令人痛苦的时事她会把那些人和自己作对比,看到那些人比自己更惨,她竟然不觉得难受,反而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刘奕承认这样的自己很差劲,她没有办法,也无法摆脱心中的烦恼。可是,在某一天她登录安乐死的论坛,收到一条好友申请后,她的世界就发生了改变。怪物是一个很好的人,一直到今天为止她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所以当一个成熟而优雅,稳重又健谈的女人站在自己面前时,刘奕觉得无比惊喜。

怪物是自己如今最好的朋友,甚至超过了那些曾经和自己相处了很久的同学。只有她明白真正的自己,一个自私自利,渴望着所有毁灭的人。刘奕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只是因为自己不好,就要所有人都难过吗?

是···是的,那个时候,她这样回答怪物。在几天之前她才做了让自己爽快的事。那个时候,某个地区发生了地震,受困人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也很多。母亲让自己把家里没用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投放到楼下的救助站,她笑着应了,却没有放到救助站,而是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将那些东西全部扔掉。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明明那一点点东西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是···她不愿意,她不想帮助那些人,哪怕是自己自己不要的废物,她就算是毁掉也决不允许属于别人。只要自己不想,谁都不能强迫她去帮助别人。想到有一些人会因为得到了自己的帮助而感到喜悦,刘

奕就会觉得窒息一般的痛苦。

她病了,她得了一种无法控制自我情绪的病症。她会暴躁,会大喊大叫,会想要毁灭一切。她以为这些事情自己永远都无法和别人分享,因为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因此而讨厌她。可是怪物不会,她理解自己,她懂得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世界。刘奕在想,如果有了怪物,是不是自己也可以继续快乐的活下去呢?

"在想什么?"傅池妍轻笑着,看向窝在自己怀里的女孩,她还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可是那并不重要。

"我只是在想,有你的感觉真好,我忽然觉得,很多事情都并不是很难过了。你知道吗?我之前看报道说,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很可能就潜伏在安乐死那个论坛里,那一刻我是喜悦的。我觉得很无趣,如果能够以那样的死亡而结束,我会很满意。"

"现在呢?你后悔了吗?"傅池妍听着女孩轻松的话,微笑问她。女孩听着点点头,只是她没发现,在自己点头过后,傅池妍脸上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感到脸颊被对方捧起,刘奕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对方忽然捂住自己的口鼻,那力道很大,而且也不知道傅池妍手上涂了什么,刘奕渐渐昏迷过去,在意识逐渐脱离之际,她隐约听到了傅池妍的话。

"睡吧我的女孩,以后的你,不需要再做任何 选择。"

三天后,加海市慈善拍卖会会场。

"傅小姐,听说您这次将会捐赠出你父母留给你的遗物,听说这是傅先生离世前的最后一部作品,目前的定价已经超过一亿元的市值,您为什么会忽然决定捐赠呢?"无数闪光灯照在傅池妍精致的脸上,今天的她难得一见的画了比平时精致许多的妆容,她把头发高高盘起,

穿着一袭白色的晚礼服,看上去比那些明星还 耀眼,事实上,她也的确是今晚在场的人中, 最亮眼的一个。

"感谢大家对我的采访,家父和家母已经过世很久,我的确很珍惜他们留给我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少女。我想让她们得到我的关心,当初创立晴玉慈善基金会也是为了这个初衷。"

- "看来傅小姐是真的很关心女性。"
- "是啊,她们未来会成为出色的女人,我很期待。"

傅池妍结束了采访,坐到了慈善拍卖会的最中间那一桌,今晚来参加拍卖会的非富即贵,也包括许多受邀前来的明星。随着拍卖会开始,傅池妍喝着面前的红酒,却忍不住拿起手机和隋溪发微信,她想念这个属于自己的女孩,自己在最完美的艺术品。

- "在做什么?"
- "看电影。"
- "一个人在家里看吗?"
- "是啊,不然呢?难道我还会一个人出去看吗?你呢?还在咖啡厅?"
 - "没有,只是去出席一场慈善拍卖会。"
- "嗯?你?你去参加?那个应该是只有很有钱的人才有资格去吧?"
 - "没想到在你心里,我不是很有钱呢。"

傅池妍笑着和隋溪来回发着消息,连她自己都 没注意摄像头偶尔会在自己脸上扫过。明明在 走神做别的,可傅池妍中途看到有意思的东西 也会竞拍下来。看着她以几千万的高价拍下了 一个平平无奇的电子狗,不少人对傅池妍另眼 相看,纷纷在心里感慨傅池妍当真是只是为了 做慈善,为了捐钱连这种玩具都拍。

殊不知, 傅池妍在微信中正欣喜的给隋溪说,

她买了一个电子狗作为礼物送给她。嗯…今晚的收货,还蛮大的。

终于到了最后的压轴拍卖,也就是傅池妍捐献出的那幅画。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奔着这幅画来的,反观捐赠者却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怀里抱着一只电子狗正开心的看着手机。随着主持人把画推上来,画上覆盖着红色的绸缎布,让人看不清里面的东西。只是主持人却觉得有些沉重,那重量似乎并不像是一幅画。

眼看着拍卖开始,主持人将红绸缎掀起,只是这时候,会场却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台子上摆着的的确是一幅画,可是在摆放画的桌下,竟然还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女。少女手里拿着一支笔,低垂这头似乎在思考什么,她呆滞的目光看着她们在座的所有人,乌黑的眼睛没有神采,似乎在用一种奇怪的表情嘲讽着他们。

"你是什么人,怎么混进来的!"保安急忙上前,想要把女孩抓起来,然而这一抓,女孩的手臂被活生生的扯掉,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尖叫起来,纷纷往外跑。傅池妍看着这一幕,她怀中抱着电子狗,缓慢的朝着安全通道走去。

迷茫的女孩,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个礼物。这 一次,你可以放肆的笑出来了。

Chapter • 11

"池妍,喝杯水吧。"陆筱洁看着在警局坐了好一会儿,面色有些苍白的人,趁着所有人不注意走过去把一杯温水递给傅池妍。谁都不会想到艺术家会在这个时候顶风作案,甚至将尸体放在了那么大规模的拍卖场上。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曾经那个分尸凶手正再活跃中,甚至还有视频流出去,即便努力控制舆论,却还是愈演愈烈,仅仅只是一个晚上的

时间,警局的门都要被挤破了。而作为近距离参加了那场拍卖会的人,傅池妍也被警方带来取证,这一待就是一个晚上。

"筱洁,谢谢你,不知道还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傅池妍轻抿了一口热水,暖暖的水进入胃中,这才让她的气色好了一些。陆筱洁担心她,又让人买了些热的吃食送来。她知道傅池妍的胃一直不是很好,虽然现在是晚上了,可是傅池妍一向作息规律,熬到这么晚,只怕也很难睡好。

"没事,已经取证过来,等一会儿整理结束你就可以回去了,要不要我派人保护你?"陆筱洁有些不放心的问着,谁都不明白,艺术家怎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动手,又为什么要把拍卖会作为展示尸体的地点。但不管怎么说,艺术家今天肯定有去过拍卖会,甚至曾经和拍卖会里面的人近距离的接触过,想到对方特意把尸体放在傅池妍的展品上,陆筱洁忍不住背后一

寒。她担心的看着自己这个好友,生怕她出事。

"不用了,你们最近应该会很忙,别为了我分神。更何况···我听说那个人只对年轻的女孩感兴趣吧?我都快40了,应该没什么危险。"傅池妍轻笑着说道,微微泛白的脸带了一丝热水熏蒸后的红晕。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如果她穿得再年轻一些,保不准会被人当成二十出头的人。

"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外貌有多遭人嫉妒吗?不过现在的确很难派出人手保护你,你自己小心点。"

"知道了,陆警官。"

傅池妍打趣着说,两个人谈完之后,所有的资料整理完,傅池妍也终于可以离开了,陆筱洁不放心打算送她,傅池妍却说有人会来接自己。她走出去,才刚到门口就看到了那个在警

局外来回走来走去的人。现在是凌晨5点,加海市的夜晚还没过去,隋溪穿着一件驼色的长款风衣,脚上踩着黑色的靴子,时不时的抬起头吹吹刘海,看上去并没有因为长时间的等待而感到烦躁。

"隋溪。"傅池妍叫了她一声,笑着朝她走过去,隋溪见她来了,过去牵住她,这才发现傅 池妍的手很凉。明明她才刚从警局出来,里面 也应该并不冷的。

"是不是冰到你了?不好意思,我一直有四肢 发凉的习惯,而且…今天那幕,的确把我吓到 了一些。"

到了隋溪面前,傅池妍才表现出一丝害怕,她今天穿着平底鞋,变得和自己差不多高,看到她小心翼翼的窝到自己怀里,牵着自己的手紧握。隋溪感觉到她是真的慌乱,也跟着愣了下。她忽然觉得自己之前的猜测有些奇怪,竟然会去调查傅池妍注册安乐死的时间,还去查

阅她前女友在安乐死的ID和好友记录。虽然两个人的确是好友,但是这似乎也并不能证明什么。

她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质,居然有一瞬间在怀疑 傅池妍就是那个所谓的分尸案凶手。想到这 里,隋溪忍不住笑自己,就算傅池妍是凶手, 她又怎么会选在自己出席的拍卖会将尸体放出 来?还是在她自己的展品上?

"陆警官,你说这是为什么啊?这艺术家是不是疯了,明知道我们最近在重点观察她,居然还把尸体放到慈善拍卖会上,你说她这是什么意思?"警局送走了那些取证的人,变得比之前安静许多,陆筱洁听手下人这么问,她皱眉看了眼现场的照片,再看看尸体,心里多少有了结论。

"这是挑衅,是艺术家发现我们在安乐死以及 新闻上的报导,给予我们的反击。根据之前的 那些案例,我推测这个所谓的艺术家应该是一个非常偏执且极端,并且有严重洁癖和强迫症的人。他自尊心很强,应该不是居于社会底层的存在。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极高的品味,或许还有十分得体的工作和身份。正因为如此,面对警察的打击,他才会选择以这样的方式里展出他的作品,显然他对于这个作品的完成度非常认可。"

"陆队,照你这么说,有没有可能,那个艺术家,其实就是参加拍卖会的其中一个人啊?" "很有可能,只有参加了有邀请函的人才可以 不被注意的进入其中。艺术家很可能当时就坐 在台下,欣赏着他的作品。"

"我靠,这也太变态了吧?"

陆筱洁没再回话,而是安静的看着那些照片出神,紧接着她注意到,今晚被害者的尸体,似乎是化了妆的。看出这点,陆筱洁像是想到了什么,她急忙起身朝着法医处走去,至少有一

个疑点,她必须要确认,这是最至关重要的问题。

另一边,隋溪和傅池妍回到之前的LOFT,因为 折腾了一晚上,两个人都很疲惫,她们随意洗 了澡就一同躺在床上。明明体力到达极限,可 傅池妍却难以安睡。她睡不着,隋溪自然也无 法睡觉。既然睡不着,傅池妍索性起来,她拿 了之前在拍卖会上买到的电子狗送给隋溪,电 子狗的外形很普通,像是普通的玩具,只不过 电子狗可以通过你和她的对话给出相应的回 答,就像是手机的siri一样,并且电子狗还具 备了录音功能。

隋溪还挺喜欢的,她和傅池妍说了谢谢,这时候终于有了睡意,看到她把电子狗放在头顶,傅池妍确认她睡着了,这才抓过电子狗,打开了录音键。电子狗发红的双眸在漆黑的屋子里很显眼,像是两颗猩红的宝石,透着说不出的鬼魅。

傅池妍低头看着睡着的隋溪,双眸带着笑意,她脸上的笑容放大,尤其是想到今天在拍卖会上那些人的表情,便会兴奋得双手发抖。完成了,又是一件漂亮的艺术品展现在众人面前。她用手抚摸着隋溪,颤抖着将她的一律发丝拿起来,放在鼻子下面轻嗅。

"我的女孩,我最完美的艺术品,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而准备的。我会让你永远成为我最崇高的艺术,最崇高的爱。"

语毕,录音结束。傅池妍把电子狗重新放回到 隋溪的枕头上,双眸泛红的看着隋溪的睡脸, 嘴角勾起。

Chapter • 12

或许是因为太累的原因,这一觉两个人睡得很 沉,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隋溪没有课, 加上她临近毕业,其实去不去学校上课的区别都不大。她从暖暖的被窝里醒来,发现空调开着暖暖的风,使得整个屋子都带着让人慵懒的暖意。

她穿上衣服走下楼,随后就看到傅池妍像是掐好了自己醒来的时间一般把做好的食物拿出来,还是牛排,而且能够看到内里淡淡的血丝,隋溪发现,傅池妍很喜欢给自己做牛排吃,而且那种半熟的感觉也是她们都喜欢的。

"是昨天太累了吗?我醒来的时候看你还在睡就没叫醒你。"傅池妍转身靠在桌子上笑看隋溪,即便是在家里,她依然穿得很体面,所谓体面就是看上去就很光鲜亮丽。她皮肤很白,身材高挑,有着女人的凹凸有致,气质还格外出众。

此刻她穿着一袭藏蓝色的碎花滴长裙,外面披着一件米色的披肩,长发美好而整齐的束在脑

后垂下来。这副打扮上街只怕都会被人要求拍 照,可她却穿着这身在家里为自己做饭。

"你这样说有些太暧昧了,昨晚明明什么都没做。"

"哦?这样看来,溪儿是想和我发生一些什么吗?"

傅池妍笑的很轻,只是声音足够清亮,听到她对自己的称呼变得如此亲密,隋溪发觉自己似乎并不排斥她这么叫自己,两个人之前亲密的时候,傅池妍也会时不时的这么喊。隋溪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是谁,直到对上傅池妍专注的眸子,才发现她是在叫自己。

"我如果想发生什么就会直接和你说了。"隋 溪不在意的说着,忽然抬起头朝傅池妍笑了下。看到她的笑,又看着她把自己做的牛排吃下去,傅池妍心满意足的抿着面前的柠檬汁,心情也变得好了许多。 "说起来,你还可以出席慈善拍卖会,你的身份应该不只是咖啡店老板那么简单吧?"隋溪对傅池妍有些好奇,尽管两个人已经相处了不算短的时间,可她们没有定义她们的关系,与其说是朋友,倒更像是床伴。

"咖啡店是我的兴趣之一,我父母死后留给我一笔钱,我用那些钱开了一家品艺展馆,又捐给慈善机构一些,最后留下的那些钱就开了那家咖啡店。"傅池妍轻声说着,或许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身份特殊,但她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对她来说,很多事情的意义,远比金钱来得更重要,比如,完美的艺术品。

"哦,看不出来,你是个有钱人。"隋溪轻笑着说了句,毕竟在安乐死那个论坛里,她和傅池妍的对话充满了对世界的厌弃。隋溪不缺钱,但她讨厌周遭的一切,她以为怪物也是如此,可是如今看来,傅池妍似乎是个蛮正常的

人。只是,她越是表现得正常,隋溪就越觉得,她的正常反而很奇怪。

"如果我有钱会让你更喜欢我一些,我不介意自己是有钱人。"傅池妍轻声说着,隋溪也如她所料的没有接这句话。两个人安静的吃过饭,傅池妍让隋溪留下一起看电影,便带着她到了楼上的阁楼里。这不是隋溪第一次来这处阁楼,阁楼的阳光很足,地上铺满了暖暖的毛毯,踩上去很是舒服。

眼看着傅池妍把阁楼的一层推门打开,随后,一个巨大的屏幕出现在墙上。傅池妍问隋溪想看什么,隋溪说随意,傅池妍就点了随机选择,结果播放的却是一部并不太符合此刻气氛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年代很久远,是十九世纪末拍下的,甚至画面也有些模糊不清。电影的名字叫《杀死最后一只羚羊》讲述一个普通的男人因

为检查出自己身患癌症被公司辞去,人生连番遭遇打击后让他的性格变得扭曲,变得极端。他曾经有一个牧场,他也曾喜欢过牧场中的动物,却在故事慢慢进行中,那些动物也被他亲手杀光,也包括他想要的人。

男人并没有残忍的将那些他在意的人杀掉,而 是以他认为最为温柔的手段,一点点将所有人 带去坟墓。那些人分别是他残疾的妻子,他仅 仅只有几岁的女儿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以及 年迈长期卧床的父亲。

他将这些亲人一个个送走,最终在所有人都逝去后,他放火烧了整个农场,也包括农场中所有的动物。故事刚开始隋溪只是随意的看着,可到了最后一刻,她却红了眼眶。看到她的反应,傅池妍将她圈住。她似乎能理解隋溪的想法,因为她们两个,是最匹配的存在。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面对将死的自己,

还有自己死去后就会失去支柱,生不如死的家人,你也会选择同样的方式吗?"傅池妍小声问着,隋溪听着她的问题,随后沉重的点点头。她始终认为,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能够赖以生存的自由性,那么活下去不失为一种痛苦。

偏执的人类需要信仰来维持生命。

这是隋溪曾经在安乐死论坛中看过的一句话,写这句话的人,就是傅池妍本人。在这一刻她承认,傅池妍和自己一样极端,她们两个都需要让自己维持下去的信仰。曾经的隋溪需要自己活下去,因为这是她的权利,是继母没办法剥夺的东西,是自己宁愿成为杀人凶手也保存下来的生机。而傅池妍的信仰是什么,隋溪不知道。

"现在的你,就是我的信仰。"像是心有灵犀一样,傅池妍缓缓开口,隋溪抬头,看着女人被阳光照亮的脸还有她带着强烈欲望的双眸。

那双眸子并不仅仅只有浓烈的爱意,还有让人 胆颤心惊的疯狂,但是,隋溪不怕。

她迎着傅池妍的吻和她热切的吻在一起,随后将傅池妍推倒在软软的毯子上。

Chapter • 13

睡公主,一个存在于童话世界中的人物。她长期处于睡梦中,人世间的痛苦,谎言,包括邪恶的事情,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在她的梦中不会有痛苦。傅池妍曾经尝试过,她幻想那个牵着自己双手的少女就是一个睡公主,她沉迷在自己为她编织的梦境中无法自拔,感受不到外界的痛苦,她的世界,就只有自己。

只可惜,少女最后还是从睡梦中苏醒,她看到了外面阴暗的一切,看到了她无法承受的事物,最终,她选择放弃自己为她编织的美梦,结束了鲜活的生命。傅池妍曾经以为,自己再

也无法遇到让自己如此心动的少女,一直到隋溪出现之前。

女孩很快就迎来24岁的生日,她存在于少女和女人之间,在这个最为鲜嫩诱人的时刻。傅池妍靠在浴室微凉的瓷砖上,她低垂着头,有些宠溺的视线自上而下的看着隋溪。她把头埋在自己的腿间,含吻着自己脆弱而敏感的地方。那种触感带给傅池妍强烈的快感和愉悦,让她忍不住发出舒适的叹息。

"溪儿,我的溪儿。"很显然,这样温柔而略带沙哑的呼唤取悦了隋溪,感到她的速度更快,力道也更强,那灵活而坚硬的小舌反复撩拨着自己敏感的核心,那里就像是自己的另个心脏。隋溪成了自己的主宰者,她不仅可以操控自己胸腔内的心脏,就连腿心间那颗跳动的小东西,也被她完全操控着。

"力道,合适吗?"隋溪轻声问着,傅池妍点

点头,忍不住绷紧了脚趾。顺着下面往上看去,隋溪看到傅池妍沉浸情欲中的样子。她很美,全身上下都是属于成熟女人的性感。明明平时就是一副温柔知性的做派,可是在这种时候,却又热情地要把自己点燃。

傅池妍是个不喜欢染发烫头的人,她的头发和 发质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和完美。尤其是浸透 水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顺滑。她喜欢自己为她 用口,明明喜欢得不得了,可是在愉悦之际, 还是要皱着眉强行忍耐,却又口不对心的把自 己的头用力往腿心按

隋溪轻笑着,有些坏心的咬住傅池妍那颗冲破了外皮的肉核,以齿碾磨,以舌撩拨。傅池妍的声音忽然抬高,感到她猛地弓起身体,在高处轻颤了许久又慢慢回落。隋溪知道她是被自己弄得舒服,在刚才,她的腿心在自己口中剧烈的抽搐着,那种明显的快乐,就连自己都能感受得清清楚楚。

"溪儿,我要被你弄坏了。"傅池妍靠着隋溪享受了高潮的余韵,她的声音有几分撒娇的意味,明明是个35岁的老阿姨了,可撒娇起来还是这么可爱。当然,这话隋溪是不敢直接说出来的,因为她怕傅池妍会炸毛。

- "回房休息吧?"
- "恩,你抱我回去。"
- "好好好,抱你。"

隋溪轻声说着,半抱着傅池妍一起上了床,傅 池妍显然是累极了,没一会儿就满足的抱着被 子睡过去。看着她的睡脸,隋溪轻笑了下。她 转身去把浴室收拾干净,又提傅池妍把电脑关 掉。只是在触碰到电脑时,她看到傅池妍安乐 死的论坛页面还开着。那上面是她账号,而她 的好友,非常之多。

看着她空间发表的那些言论每一次都有很高的

转载和点赞, 隋溪轻笑着, 因为在和傅池妍见面之前, 她也是怪物的忠实粉丝。这么想着, 隋溪笑着将电脑关掉。慢慢走回到卧室, 搂着傅池妍, 一同入睡。

第二天早上傅池妍醒来时隋溪已经不在了,她留了一张字条,说是今天要去新的公司面试,傅池妍把纸条收起,重新坐在电脑桌前,打开了一个加密的文件夹。上面清晰的记录着一场生日宴会的庆祝步骤,每个步骤都是经过严格的思考,没有任何疏漏。

再过三天就是隋溪24岁的生日,傅池妍想着,漂亮的眸子被电脑的光亮反射出一道暗红的光晕。这或许是自己此生最后的机会,一个完美的,自始至终都只属于自己的最高艺术品,最干净的睡公主。

她不会再被那些条框束缚住,也不会胆小懦弱。她会穿着自己为她制作的婚纱,为她准备

的礼物永远沉睡。那份自己为她编织的梦境, 是豢养两个人的最终巢穴。那里只会有自己和 隋溪,不会再有任何人来打扰。

自己已经做了该做的事,她将那些少女的美保留在最完美的时刻。傅池妍轻笑着,翻看着电脑里那些照片。它们并不是什么风景照,而是一个个天真漂亮的少女,只是她们都是眼神无光,像是死人一般。可是在傅池妍的心里,她们没有死,她们只是忠于自己最原始的渴望,被自己给予了终结,在最美好的时刻。

第九个, 隋溪, 你将属于我, 忠于我。

我会为最美好的你, 献上我最棒的礼物。

Chapter • 14

对于傅池妍会知道自己的生日,隋溪并不意外,她觉得这个人看上去很神秘,实则却又神通广大,似乎什么事到她面前,都可以被她处理得稳妥。到了约定的时间,隋溪穿上对方今早寄来的晚礼服,那是一套纯白色的长裙,设计和面料都十分豪华,又很合身,一看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她穿好裙子,又踩着同为白色的高跟鞋,坐着电梯下楼。

傅池妍在车子里已经等了一会儿,并不是隋溪 迟到,而是傅池妍与人相约总是喜欢提前一 步,今天就更是如此。看到隋溪的打扮,傅池 妍眸中闪过一丝光亮。她喜欢女孩穿白色,因 为那是最脆弱,最容易被染透的色。当白染上 红,很容易就可以成为一幅绝美的画面。

- "你今天很漂亮。"
- "谢谢,是你挑的裙子很适合我。"

隋溪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她抬头看了眼穿着一袭黑裙的傅池妍,也有些惊艳。毕竟之前傅池妍穿的都是浅色系的衣服,像这样的深色系她很少会穿。只是没想到这人穿上黑色,也是这么好看。她今天涂了和往常不一样的妆容,有些妖冶,有些热情。

"今天要带溪儿去我的秘密基地,我会为你过一个最美好的生日。"傅池妍有些兴奋的说着,随后她启动车子,把车子开往外环的一个别墅中。这间别墅在很安静的森林中,周围几乎看不到其他房子,偶尔才有几辆车经过。隋溪面上挂着浅浅的笑容,她拿了自己最喜欢的耳机,也带了自己最喜欢的佩饰,她相信傅池

妍说的, 今天, 将会是美好的一天。

两个人到了别墅,桌上已经摆好了晚餐,简单的西餐加上牛排和蛋糕,每一样都花了不少的心思。隋溪坐在那,对着傅池妍说了一声谢谢。两个人安静的吃着面前的食物,期间只用眼神交流,亦或者是对着彼此笑一下,吃过饭后,傅池妍问隋溪要不要跳舞,她准备了一首很好听的曲子。

"可以,不过我没跳过,可能会踩到你。"隋 溪笑着说道,她的确没特意学过交际舞,毕竟 那种东西距离自己来说很遥远。听到她这么 说,傅池妍笑着走到她面前,将她的手抬起, 拿在嘴边亲吻了下。

"希望我有幸成为第一个被你踩的人,来吧,我的女孩。"傅池妍说完,把隋溪带起来。她点了播放,随后悠扬婉转的音乐便回响在房间里。这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作曲人的信息不

详。这首歌曲讲述了一个人在失去爱人之后, 用了一周的时间创造出的属于两个人的歌曲, 随后服用安眠药,永远存在于拥有爱人的世界 中。这首曲子并不适合在今天跳,可是傅池妍 知道,隋溪会懂的自己的想法。

曲子淡而悲伤的旋律慢慢回响,或许是傅池妍点了单曲循环,她们一直在这首歌中慢慢摇晃着彼此的身体,隋溪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踩到傅池妍,但她知道,自己醉了,明明没有喝酒,却因为面前的女人而迷醉。

她们有着同样的世界观和想法,就仿佛这世上懂自己的人,只有她一个。隋溪不想知道在自己之前,傅池妍还赋予了多少女孩同样的感觉,又是如何将她们的生命夺走。这些她不在乎,因为她知道,自己对于傅池妍是最特殊的存在。

那样就足够了。

隋溪想了想,她在思索自己是什么时候看出异常的,或者说,傅池妍从未在自己面前隐藏过什么。她的偏执,她的想法,这些傅池妍都毫不保留的呈现出来。她展现给自己的,就是那个作为怪物的她。

自己没有多问她的前女友,不代表她不知道,而傅池妍论坛上的账号里有着和自己相同的好友,那个友人,是隋溪一年前在论坛中认识的人,对方死了,她也没再联系过。那天隋溪在傅池妍的电脑上看到了她的名字,这样的巧合并不常见,所以,隋溪知道,自己的确在与怪物为伍,可是,那又如何呢?

"溪儿,你知道我的过去,我的经历吗?呐,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告诉你,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我的父母感情并不好,父亲有着独特的思想,而我的母亲不能理解。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争吵,最后吵着吵着,就一同开车

跌入海中,连死前的一秒,他们都在彼此厌恶。"

"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在她20岁的时候,她很美好,有着一切我向往的东西,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像是梦一样美。只可惜,她被人逼死了,逼死她的人不是别人,恰巧是她自己。她太脆弱,能够承受的太少,而我恰恰是她无法承受的。"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美好的事物会有时限, 度过了这段时间,所有的一切都会变的丑陋。 我讨厌那样的感觉,它使我恐慌。后来我想到 了办法,只要让她们的时间静止,停留在最美 好的时刻,就不会有之后那些痛苦的改变。"

"溪儿,你能懂我吗?只有你才能够理解我, 只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傅池 妍的声音很轻的飘进自己的耳朵里,隋溪听 着,渐渐笑起来。她懂得,正是因为懂,她才 会在今天过来。

隋溪记得傅池妍曾经问过自己,愿意为她杀人吗?

现在,她终于有了答案。

愿意,我愿意为你杀人。

杀掉的人, 名为隋溪。

Chapter • 15

隋溪以为自己再也不会醒过来,在昏迷前的最后一刻,她忽然觉得死亡也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就这样昏迷,感受不到痛苦,感受不到一切,唯独生命默默流逝。只是她想错了,视线恢复清明的时候,她感到四肢被束缚住,身体被绑在一张冰凉而坚硬的铁床上,微凉的触感并不舒服。

"溪儿,你醒了。"傅池妍就站在不远处,在 隋溪醒来的第一时间,她也走过来。她化了比 之前更浓的妆容,比平时妖冶,比之前美艳。 那两片火红的唇瓣在她白皙的脸上很是相称, 隋溪忘不掉她和这双唇吻过多少次,现在闭上 眼还能回忆到那份很棒的味道。

"我以为,我不会再醒来的。"隋溪轻声说着,言语间又有些欣喜和难过。她开心自己还能看到傅池妍,却又难过于自己要眼睁睁的面对被喜欢的人杀死的事实。

"是啊,我也以为我的女孩会这样一直睡下去,可是我发现,自己似乎没办法那样善罢甘休。溪儿既然知道是我的做的,为什么还要过来呢?你明明有很多机会报警的。"

傅池妍无法理解隋溪的做法,正因为心存顾虑,让她没办法下手,她知道对隋溪的仁慈或许将会造成自己十年来计划的失败,但是看着

床上人的睡脸,她却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就这么 将女孩杀死。溪儿是不同的,到此刻,傅池妍 才如此确认。

"只是不想罢了,我做很多事情不会考虑结果,只会在意我是否想做。傅池妍,我知道你也和我有一样的感觉,仿佛我们两个生来就应该在一起。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而我在想什么,你也会懂。我一直以来都过着很无趣的生活,虽然我看上去什么都不缺,可是我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是你让我找到了一些存在的意义,这样说或许很奇怪,可是我无法离开你。只要想到我报警之后,你就会离开我身边,那么完美的你,伪装了十年都不曾被人发现你的,这样的事,我没办法做到。隋溪不过是个普通人,如果我可以成为你最重要的意义,那就足够了。"

隋溪这么说并不是想让傅池妍放过自己亦或者

是有其他的目的,只是人在生命逝去前,总是会想说一些真心话。隋溪没有朋友,而她也不需要那些无法理解自己的人作为朋友。这世上,唯一能够让她有倾诉欲望的人,就在眼前。隋溪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已经如此深爱傅池妍,明明自己是个慢热的人,可是,再不说出对她的喜欢,就没有机会了。

"溪儿,我爱你,我最棒的爱人。"傅池妍把唇凑到隋溪的耳边轻声说着,她的吻落在对方的唇瓣上,以一个热切又热情的吻,结束了她们最后的交谈。为了免去隋溪的痛苦,傅池妍将大量的麻药注射进她的身体中,麻药带来的酥麻感让隋溪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发抖,她半阖着眼,看到傅池妍将一把尖锐的刀子抵在自己的腹部,随后,慢慢切开一道缝隙。

鲜血很快从伤口溢出,染红了隋溪平坦的小腹。她感觉不到疼,明明那个狰狞的伤口落在自己身上,可是隋溪竟然没有感觉到害怕,甚

至连生命的流失都变得平常了。

"你想…如何杀掉我呢?阿妍,我想保持最美好的样子,被你送走。"因为麻药的关系,隋溪的声音很缓慢,甚至连咬字都变得模糊起来。听到她的话,傅池妍落刀的动作顿了下,她知道自己的手在发抖,不是现在才抖的,而是从落下的一瞬间,她就因为惶恐而颤抖着。

为什么会这样呢?她明白,自己生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那种情绪叫做后悔,也叫做害怕。傅池妍是第一次在这样的事情上犹豫,明明曾经有好几个少女在被自己终极时苦苦哀求,她却从未有过心软,但在这个时候,她心软了,对待愿意被自己终结的隋溪,有了想要停下的想法。

"你不恨我吗?我要杀掉你,夺走你的生命,尽管如此,你也不在意吗?"傅池妍低声说着,她无法理解隋溪此刻的想法,就如同她不

懂自己为什么还要多说废话一般。

"为什么要···恨你呢?你想和我在一起,不是吗?你明明连自己也算在其中了,阿妍,无论 生死,与你一同的结局,就是我的信仰。"

隋溪的声音逐渐变轻,而失血过多让她休克,感到她的身体开始抽搐,这一刻,傅池妍变得无措,她下意识的拿出止血药,将它们洒在隋溪的伤口上,她急忙为伤口止血缝针,熟练的消毒。傅池妍知道,自己无法继续下去,她十年来的计划,在这个时候,被隋溪终结了。

因为,那是她爱的人,已经失去过一次爱人的傅池妍,恐惧着再一次失去,所以她才会想到这样一个终结的办法,只可惜,隋溪是不同的。她的坚定远远超乎傅池妍的现象,她没办法杀掉隋溪,也没办法自杀,最终,她就只能停手。

一年后, 英国。

- "溪儿,今天想吃什么?"傅池妍手里端着做好的糕点摆上来,明明已经准备好了才问。
- "你啊,都已经做好了还问我想吃什么,有点 虚伪吧?"
- "没有哦,我只是先做好了溪儿可能会喜欢的,如果溪儿不想吃,我就立刻扔掉,重新为你做。"

傅池妍坐到隋溪身边,把她抱在怀里抚摸她的肚子,这是她的习惯和嗜好,自从隋溪的伤好了之后,那里留下了一道很深且无法除掉的疤痕,只是两个人都不在意,甚至把它当做她们之间的小秘密。

"算了,你做的我都喜欢吃。"隋溪用小勺子喝着面前的粥,傅池妍看着她,第一次懂的,只另一个人的身上看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感觉。那个时候,她将隋溪救回来,随后把人送到医院。傅池妍做好了准备,不管隋溪是要

报警还是要揭发她,她都愿意。

只是,隋溪在医院什么都没做,甚至再一次看到自己,还会对她笑。傅池妍问她,自己明明是一个杀人犯,为什么她还会选择和自己在一起,而隋溪却说…

我不是圣人,所以其他人的死亡与我无关,我 甚至也没办法为她们感到遗憾或难过。而你, 是我的爱人,我只需要知道这点就足够了。

我是杀人凶手,而你是怪物,我们都不是天 使,也不是好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如此 相配。

_____THE_END_____